

《〈水浒传〉注》试笔

王利器

《水浒》者，“至博极富之制作”①也，自清人程穆衡为之《注略》②，颇多创获，“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”③。程氏自叙其甘苦曰：“盖其贯穿经史，网罗百家，旁摭二氏，衍一义，订一言，靡不融会载籍而出之。……若其炉锤古今，征材浩演，语有成处，字无虚构，余腹笥未可云俭，然且茫如望洋焉。”④蕴香居士序其书亦云：“然一经好古之士为之注解，便觉博奥异常。”⑤第以事属椎轮，功开筌路，较之程氏所著他书，尤多有未能饜人意者。如第十八卷补注“巡简”云：“‘简’史本作‘检’。”而不知此乃金圣叹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而改之也。又如第二十五卷“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后之言，岂能全信。”注云：“今村塾中《明心宝鉴》有此四语，不知先有是书，而耐翁用之乎？抑村塾书即抄摘耐庵语也？经目，经书目录，犹言经典，俗多误解。”案所引见《明心宝鉴》卷下《省心编》⑥。《吕氏乡约》云：“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后之言，岂足深信。”《吕氏乡约》一卷，宋吕大忠撰，今无此文，此以“经目之事”与“背后之言”对文，经目即过眼也。《文选》夏侯孝若《东方朔画赞》：“经目而识于口，过耳而暗于心。”李善注：“孔融《荐祢衡表》：‘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；耳所暂闻，不忘于心。’”《晋书》卷一百六十七《王起传》：“天下之书无不读，一经目弗忘也。”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十四《王起传》作“书无不览，经目靡遗。”经目俱谓经眼，犹今言过目也。传世有《金石经眼录》一卷，即其比也。程氏似震于《水浒》所谓“圣人之言”，故以“经目”为“经书目录”，此非程氏所诋为“俗多误解”者耶！近有魏子云者，著《金瓶梅词话注解》⑦，第九回“经目之事”注云：“指写在《春秋》经典上的纲目。（记在经典上的纲目，也未必全是真事。）”拾人牙慧，变本加厉，等之自郅以下，可无讥焉。

建国之初，余遵命整理是书，爰为之注，约逮五十万言，亦即发稿付排矣，乃以错刻为右派中止；嗣遭文化大革命之难，原稿遂浮沉莫卜，即当年所制数以万计之卡片，亦改以造还魂纸矣⑧。离休之后，端居多暇，不肯伏老，乃重整旧业，以娱晚景。所可憾者，借书及查资料，诸多不便，惶惶终日，殊未足以副“只争朝夕”之初衷。即如曾播明人所引五言歌谣之《嫖经》，以注二十四回之“潘炉邓小闲”，及第六十九回之“者丑丐说定”，今亦不省记为何书，而有“甚矣吾衰也”之叹矣。所可喜者，日就月将，卒底于成，乃以要删，先公诸世，庶知我爱我者将有以匡其不逮也。一九八五年母校四川大学八十周年纪念日，识于四川师范大学古文研究所。

第十二回“入门的欵打”，宋陈襄《州县提纲》卷三：“大辟劫盗捕至之初，例于两腿及两足底辄讯数百，名曰入门杖子，然后付狱。”《语录解》：“入门欵，凡罪人被鞫而入门第一供辞也。”则入门欵打，谓入门第一供辞及杖讯也。

第十三回“左手如托太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”：《吴越春秋·勾践阴谋外传》：“范蠡进善射者陈音，陈音言射之道：‘左蹠右足，横左手若附枝，右手若抱儿。’”按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客曰：‘非吾能教子支左拙右也。’”《索隐》：“按《列女传》云：‘左手如拒，右手如附枝，右手发之，左手不知，此射之道也。’”又《越绝书》曰：‘左手如附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。’”《索隐》所引《越绝书》，与今本异，而《水浒传》信与之合，足以订正今本《越绝书》之讹误；《醒世恒言》卷十三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亦云：“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弓开如满月，弹发似流星。”讲若画一，孰谓小说家者流之不可以登大雅之堂乎？

第二十四回“三答不回头，四答和身转”：《张协状元戏文》：“净：‘那里？’末：‘回过头。’净：‘转。’末：‘三打不回头。’”波多野太郎编《诸录俗语解·参攻类语》：“三搭不回头，《碧岩》三：‘如今人三搭不回头，这老婆一点也瞞他不得。’《正宗赞·七菴章》：‘浮王山见机而作，不消三搭回头。’《心要》下：‘此门不论拖泥涉水，草里辊打。’《葛藤》：‘三搭不回者。’《中峰录》十二下：‘一蹶到底者不留朕迹，三搭不回底漫自博量。’《恕中录》一：‘后快底撩起便行，懵懵底三搭不回。’”案：《心史》卷下：“髻主札三搭辨发，顶笠穿靴。三搭者，环剃去顶上一窝头发，留当前发，剪短散垂却折两旁发垂绾两髻，悬加左右肩衣袂上曰不狼儿，言左右垂髻，碍于回视，不能狼顾。或合辨为一，直拖垂衣背。”《江湖博览按摩修净发须知》卷下：“《大元新语》：‘按大元体制，世图改变，别有数名，还有一答头，二答头，三答头……。’”文廷式《纯常子枝语》卷二十引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五载元人《净发须知》，则《水浒》所言三答、四答者，盖就元人发式而言也。往者，予与向达先生同住东四十条胡同北京大学教授宿舍，过从甚密，向先生先后得清刻《净发须知》二本，举以示予，且贖为之跋。予以清刻《净发须知》，与《永乐大典》所载者同源而异流，盖清刻本率多市语声嗽，实为净发行院地下联络之工具书。当元明之际，反元力量，大肆活动于运河上下，以净发职业为掩护，以净发店铺为交通站，故所载大量问答切口，字里行间，充沛着《水浒》气，乃论述其与后来罗教、洪门、三点会之影响，撰为论跋以归之。惟时，予二人以得共读此秘密社会史料，为之高兴不置也。惜于文革中，二家藏书，俱被抄没，《须知》原书及予跋尾手稿未知尚在人间否？时因注此文，而追忆其百一焉。

第二十四回“棺材本”：《西游记》第五十三回：“那婆婆谢了行者……对众老小道：‘这罐水驮我的棺材本也。’”棺材本，即棺材钱也。唐宋人称本钱为本。《酉阳杂俎》卷十：“元和初，洛阳村百姓王清，佣力得钱五贯，因买田畔一枯栗树，将为薪以求利；经宿为邻人盗斫，创及腹，忽有黑蛇举首如臂，人语曰：‘我王清本也，汝勿斫。’其人惊惧，失斤而走，散钱实之。王清因是获利而归，十余年巨富，遂贖钱成龙形，号王清本。”《黄氏日钞》卷八十《到任榜》：“一革监官掩取盐本之弊，一革上户掩取盐本之弊。旧来上户为下户发本，此不可无者也。……近来上户与监官结扇，骗取小户本钱，此岂可有者哉？”又卷三十九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》七《南轩先生文集》一《书·与朱元晦》：“又请以见在三十

万缗，专备借诸州搬盐本。”《三遂平妖传》卷二第八回：“你两个各收了五十两银子做了养家本。”本字义俱同。

第二十四回“浇手”：《礼记·杂记》下：“路寝成，则考之而不衅。”郑玄注：“考之者，设盛食以落之。”疏引庾蔚云：“落谓与宾客燕会，以酒食浇落之，即欢乐之义也。”浇即《水浒传》言“浇手”之所本。谓裁缝衣服告成，设盛饌以落之；成衣出诸手工，故曰浇手也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回作“浇浇手”。《拍案惊奇》卷十八：“是夜即分付从人：‘明日早上备一桌酒饭，请那烧炉的家僮，说道一向累他辛苦了，主翁特地与他浇手。要灌得烂醉方住。’”然则凡以酒肴犒劳手艺人的辛勤，皆可谓之浇手也。苏轼《洞庭春色》诗：“须君滟海杯，浇我谭天口。”浇口与浇手义同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四《食店所列食品》有“精浇、漂浇之类”，陆游《雨中夕食戏作》诗：“临窗一饭颇筒快，半升脱粟浇黄齑。”然则浇者，因宋元人口头语也。

第二十六回“淡酒”：李清照《声声慢·秋情》：“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急。”《宣和遗事》卷二“遂将出几盏好淡酒来，与贾奕解闷。”又：“今日办了几杯淡酒，与洗泥则个。”《荆钗记》卷上第二十一出曰：“我本将留你喝一杯淡酒。”《三遂平妖传》卷二第八回：“我们四个如何吃得淡酒？”淡酒，谓味薄之酒，犹今言度数不高之酒也。

第二十六回“饅餠”：程穆衡《水浒传略》：“饅餠，音骨咄，裹面蒸之。一名起面，一名裹蒸，如今馒头。”案：程说非是，《梦粱录》卷十六《荤素从食店·诸色点心事件附》有“油糜从食……饅餠瓦铃儿”，列于“馒头店及沿街巷陌盘卖点心馒头”之外，明饅餠之非属于蒸熟类之馒头也。寻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《州桥夜市》有“细料饅餠儿”，又卷六《十六日》有“有鹌鹑饅餠儿”，又卷八《是月巷陌杂卖》有“细料饅餠儿”，《都城纪胜·食店》载“市食点心，……夜则顶盘挑架者，如鹌鹑饅餠儿”。其“鹌鹑饅餠儿”之名，则南北共之，惜未详其制。《清平山堂话本·简帖和尚》：“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，口中叫卖鹌鹑饅餠儿，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饅餠儿。僧儿见叫，托盘儿入茶坊内，放在桌上，将条篾篋穿那饅餠儿，埋些盐，放在官人面前道：‘官人吃饅餠儿。’”《三遂平妖传》卷二第九回：“何谓五熟行？卖面的唤做汤熟，卖烧饼的唤做火熟，卖鲜的唤做醃熟，卖炊饼的唤做气熟，卖饅餠儿的唤做油熟。”油熟，即《梦粱录》之所谓“油糜”也，今谓之油炸。

第二十六回“洗泥”：苏轼《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二首》诗：“多买黄封作洗泥。”王十朋注：“洗泥，洗尘，常俗之语。”《宣和遗事》卷二：“这人是师师的一个哥哥，在西洛阳住，多年不相见，来几日也不曾为洗尘，今日办了几杯淡酒，与洗泥则个。”则洗泥为宋代常俗之语也，今则知有洗尘而不知有洗泥矣。

第二十六回“众人却似吃了吕太后一千个筵宴”：元佚名《杀狗劝夫》第二折：“吃的是亲嫂嫂的酒食，更过如吕太后的筵席。”元佚名《连环计》第二折：“到明朝安排下鸿门摆设重瞳宴，准备着打凤机关吕后筵。”《拍案惊奇》卷三十：“自然拦腰抱住，劈胸揪着，劝他不吃得这样吕太后筵席也罢。”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九：“太凡僧家的东西，赛过吕太后的筵宴，是不轻易吃得的。”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》卷下：“且来日未央官排下小宴，请文武大臣会宴。吕太后对文武大臣便言：‘子童自从惠帝归天，不曾与大臣会宴；今日排一小宴，请文武就宫中筵宴。’众官领旨赴宴坐定了，陈平见是伏兵气象，曰：‘这事

大变也。’俄而坐筵下勅下樊亢为明府监宴，赐剑一口，如有筵前作闹者，先斩后奏。樊亢告曰：‘第一，筵上不得双起；第二，筵上不得交头接耳；第三，不得推醉。如违此令，当筵吃剑。’亢盃酒罢，陈平曰：‘臣举一令，于咱这八人，要一首全篇诗，一人一句，题楚汉争锋，起句先从娘娘，小臣执盃，诗句联就饮酒，不成联句者，饮水三盃，只此为。’……于是汉下群臣，都皆有诗句，各索饮酒。吕家投下没有一人吟和得诗句，不能饮酒，频次罚水。坐中有东平王吕超恩意皆是陈平之计，故辱俺兄弟，拂袖儿便起。陈平监宴人言，樊亢请客。亢仗剑而来赶，奉太后命教请。吕超见亢仗剑来赶，吕超大怒：‘怎敢无礼。吾是太后之弟，尔是我外甥，尔敢杀我乎？’吕超舒项头于怀中，樊亢笑曰：‘何亦避之锋剑。’头落地。亢将人头持于筵前唬群臣，无一个敢动。太后见，面颜如土色。”

第二十六回“入马通奸”：《玉壶春》第一折：“料得这入马东西应不免，我着他捡口儿食，换套儿穿。”《香囊怨》第二折：“你只顾贪图他入马钱，但得个知心的是宿缘。”《诚斋乐府·半夜朝元》，楔子曰：“新到的一个江西客人，载有三千引茶，听的道俺家有个好女儿，要来入马。”《古今小说》卷一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：“你是必思量个妙法，作成我入马。”又卷三《新桥市韩五卖春情》：“有好事哥哥，见吴山半晌不出来，伏在这间空楼壁边，入马之时，都张见明白。”《警世通言》卷三十五：“借此机会，倘得捱身入马，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，岂不美哉！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四：“一时间不知走那一家的是，未便入马。”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六：“那人原是贪花恋酒之徒，住的寓所，近着妓家，闲时便去串走，也曾见过瑞虹是个绝色丽人，心内着迷，几遍要来入马。”《青泥莲花记》卷五载汤秀奴、梁楚楚事，均有“入马交欢”语，注云：“入马，乃宋元市语。”《南叙录》：“入马，进步也，倡家语。”案：本书第二十四回，谓牵头为马泊六，《西游记》第二十三回：“行者道：‘没处放马，可有处牵马么？’牵马，即干牵头勾当。《古今类书纂要》卷七《娼家》：“戳马，即争辩也。”又：“跳槽，子弟在此倡家宿歇，又往彼家宿之，谓之跳槽。”行院市语，凡言娼家，多著马字。《醒世恒言》卷一：“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”《陔余丛考》卷三十八：“扬州人养处女卖人作妾，俗谓入养瘦马，其义不详。白香山诗（《有感》）云：‘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妓女，后事在目前，不信君看取。马肥快行走，妓长能歌舞，三年五年间，已闻换一主。’宋漫堂引之，以为养瘦马之说本此。”案：本书第五十一回，雷横母亲骂白秀英为“千人骑的贱母狗”，当亦由马字生出。

第二十六回“叫他两个都点指画了字”：越南“皇朝启定元年仲冬吉日新刊板”《词翰新编·父母均分田产书》结束署名：“亲父阮文△记，亲母杜氏△点指，嗣子阮文△记，男子阮文△记，女子阮氏△点指，写嘱书人阮文△字记，视窻先纸阮△记，视窻次纸陈△记，视窻里长黎△押篆。”启定，安南阮朝十二代君也。《水浒》此文“点指”之说，既不见于他书，而安南启定朝《父母均分田产书》犹存其式，细思其故，盖识字者作记，不识字之妇女则点指也。此与本书第八回记林冲于休书上“押个花字，打个手模”，俱可以考见宋元历史社会实际。《通俗编·身体》：“手印，按细民或不知书，惟印手指文以取信，元人杂剧所谓离书手印是也。”翟氏所谓“印手指文”，即点指是也。今谓之捺手印。

第二十八回“快活林”：程穆衡《注略》：“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：‘医官王继先，占丰乐桥官地，屋宇宏丽，都人谓之快活仙官’快活二字，殆当时口谈。”案：《东京

《梦华录》卷六《收灯都人出城探春》：“收灯毕，都人争先出城探春，……州东宋门外快活林。”宋吴则礼《北湖集》卷三《劝耕神堂快活林诗》：“凝笳悲作状，细马载婵娟。可是杏花晚，只教杨柳眠。酒醅汉席底，清歌春雁边。不须催部曲，聊作寒淦泉。”又有七律一首，不具录。此亦宋时之快活林也。香港《大公报》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《集锦》：“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快活林，在今孟县境内。”又案：《武林旧事》卷五《湖山胜概》：葛岭路有赵氏快活园。

第二十八回“土布袋压杀”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六十四：“金之用刑，旧有沙袋。”又卷四十七：“金高庆斋请禁诸路百姓，……在路日限一舍，违限若不告而出者，决沙袋二百。”沙袋刑，即《水浒》之土布袋压杀也。《辽史·刑法志》：“沙袋者，穆宗时制。其制用熟皮合缝之，长六寸，广二寸，柄一尺许。”盖与行杖之制同，非用于压杀之死刑也。

第二十九回“问甚滑辣清香”：宋冯时行《缙云文集》卷一《友人惠酒味殊佳用清光滑辣四字为韵以谢》，诗凡四首，不录。宋李吕《澹轩集》卷一：“近世饮者尊尚苦味，有感成诗，惟清香滑辣四事世云尔。”《宣和遗事》卷二：“那汉道：‘我酒味清香滑辣，最能解暑荐凉，官人试置些饮。’”元耶律楚材《湛然居士集》卷四《谢马乳复用韵二首诗》：“肉食从容饮醪浆，差酸滑腻更甘香。”元王恽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六《三勒浆歌》：“其光色晔晔，如葡萄桂醪，味则温馨甘滑浑涵妙理。”《赵氏孤儿》卷上第四折：“不醉不归家，行乐天衢上，清光滑辣香。”标注：“清一，光一，滑一，辣一，香一，五者酒之美处。”又第三折：“清光馥美，停车须下马。”《幽闺记》卷下第二十二出：“村酿新舂，要解愁肠，须是壶内馨香透，壶内清光溜。”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十二《插菊寄·笑谭》引《客中闲案》：“云间酒淡，有人作《行香子》云：‘浙右华亭，物价廉平，一道会买个三升，打开瓶后滑辣光馨。教君霎时饮，霎时醉，霎时醒。听得渊明，说与刘伶：这一瓶约莫三觔；君还不信，把秤来称，有一觔酒，一觔水，一觔瓶。’”（此文又见《古今谭概·文戏部·词曲》，《坚瓠乙集》卷四《淡酒》。）寻苏轼《蜜酒歌》：“一日小沸鱼吐沫，二日眩转清光活，三日开瓮香满城，快泻银瓶不须拔。”《东坡志林》：“予作蜜酪，与真一水乱。每米一斗，用蒸面二两半，如常法取酪液，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，三日尝看，味当极辣且硬，则以一斗米炊饭投入。若甜软，则多投更入面与饼各半两。又三日，再投而熟。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。入水少为佳。”（据《苏诗》王注引，今佚。）据东坡所言，则清光谓酒色，滑辣谓酒味也。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二十：“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，得匠人至汴造酒，宋内库循用其法。燕市酒盛称南河刁酒，今河间犹有传其法者。蒙叟诗：‘刁酒沾唇味许长，河间才得一怀尝；依家酒谱君知否？记取清甘滑辣香。’盖以贾人之姓而得名也。”

第二十九回“顶老”：“《雍熙乐府》卷十八《寨儿令》：“狠撮丁不伏烧埋，嗟顶老忒是狂乖。”《清平山堂话本·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》：“他在京师，与三个出名上厅行首打暖。一个唤做陈师师，一个唤做赵香香，一个唤做徐冬冬。这三个顶老陪钱争养着那柳七官人。”《古今小说》卷三十六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》：“那个妆做妇女打扮的，叉手不离方寸道：‘告公公，我不是擦卓儿顶老，我便是苏州平江府赵正。’”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一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：“只见众中走出一个行首来，他是两京诗酒客，烟花杖子头，唤

做王倩。却是张员外说得着的顶老。”顶者，谓妓女也。《墨娥小录》卷十四《市语声嗽·行院声嗽》：“女，鼎老。”则字又作“鼎老”。

第三十二回“溜骨髓”：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八十四回作“溜骨腿”，字有误。《金瓶小札》：“江湖武艺高者不近女色，犯者曰溜骨髓，因妨碍武工也。”案：《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》卷七《阴阳别论篇》：“阴阳相通曰溜。”注：“阴阳之气相过，无能胜肾，则脉如水之溜也。”即此“溜骨髓”之说也。《新刻江湖切要》卷下《人事类》：“骂入牝曰溜海，又曰采线。”《警世通言》卷十一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：“酒骂色，盗人骨髓。”骨髓与此文义同，犹今言精液也。盖阴阳交媾之事，于男性则曰溜骨髓，于女性则曰盗骨髓也。

第三十四回“飞下一彪人马来”：本书第五十九回：“只见芒砀山下飞下一彪人马来。”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卷四《决胜负贾诩谈兵》：“忽山后一彪兵出。”“彪”疑当作“𧈧”，《广韵·二十幽》：“𧈧，马走貌。又音标。”《玉篇·马部》：“𧈧，走貌。”字又作“彪”，《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》卷上：“董成将七人首级，前往太行山去，见一彪军兵。”《雁关》第二折：“不许当，不许拦，一彪军没揣的撞入长安。”《癸辛杂识别集》卷下：“虜中谓一聚马为彪，或三百匹、五百匹。”

第七十二回“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西水词”：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《京瓦技艺》：“小唱：李师师。”《都城纪胜》：“唱叫小唱，谓执板唱慢曲曲破，大率重起轻杀，故曰浅斟低唱，与四十大曲舞旋为一体，今瓦市中绝无。”《梦粱录》卷二十《妓乐》：“更有小唱唱叫，执板慢曲曲破，大率轻起重杀，正谓之浅斟低唱。”

注 释

- ① 语见程穆衡《水浒传注略》卷上第二十六卷“填河”条。
- ② 《水浒传注略》上下二卷，程穆衡撰。郑西谛先生藏原稿本，清道光二十五年，王氏听香阁刻王开沃补注本。
- ③ 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·自序》。
- ④ 程穆衡《水浒传注略·小引》。
- ⑤ 见《水浒传注略》道光刊本。
- ⑥ 《明心宝鉴》上下卷，题“常州余乐泉谨述”，有明刊本及常州天宁寺光绪三十一年刻本。
- ⑦ 《金石经眼录》一卷，清褚峻摹图，牛运震补说。
- ⑧ 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出版。
- ⑨ 主事人王某亲谓余者。